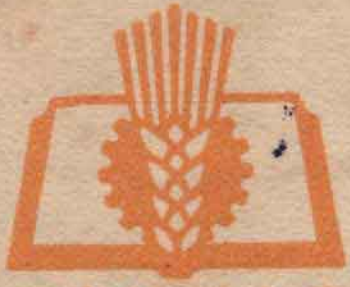




工农通俗文库

大寨英雄谱

孙 谦 著



工农通俗文库

大寨英雄谱

著者	孙 谦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 紹 興 路 7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5 号
印刷者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厂
发行处	新 华 书 店 上 海 发 行 所
經銷处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統一书号：T10020·10074 开本：787×953 毫米 1/32
196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張：2 3/8
1965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字數：26 千
印数：115,001—215,000 定价：(2)0.16 元

出版者的话

为了帮助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提高政治思想认识、增长科学文化知识，上海各有关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这套《工农通俗文库》。

这套文库介绍社会科学、文化教育、自然科学等基本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文字力求通俗流畅，对比较难认、难懂的字加上注音、注释，有的书还有插图，适合高小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本书是作家孙谦根据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战胜自然灾害的事迹所写的一篇报告文学。七天七夜的大雨，给大寨带来了巨大灾害：房倒屋塌，庄稼被淹。但是大寨人民没有被吓倒，他们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领导下，顽强地和灾害作斗争，提出了三不少——不少卖给国家粮食，不减少社员的口粮，力争不减少产量的响亮口号。很快地战胜了自然灾害。作品不但通过具体的情节表现了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一心为公，处处关心群众的高贵品质，而且生动地刻画了大寨人民团结一心，不怕困难的英雄群像。内容丰富，事迹感人，文字生动，形象鲜明是这本书的特色。

工农通俗文库书目

上海人民出版社

从实际出发

认识规律 利用规律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世界上有鬼神吗?

农业是基础 工业是主导

怎样打

中国

怎样省力

用电安全常识

塑料常识

选种知识

人的身体

简易急救

所

上

—

一九六三年八月上旬，昔阳^①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瓢〔piáo〕泼大雨。八日下午，暴雨停了，乌云在天空翻滚，松溪河在两山之间呼啸〔笑xiào〕，小沟小汊〔岔chà〕里倾泻着红泥水，这里溜坡，那里塌山……

从留庄到大寨〔债zhài〕有一条山间小路。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心急火燎〔疗liáo〕地在小路上走着。这条路难走极了：沟里一踩能陷尺半深，坡上滑得站不住脚——暴雨把地形都改变了。这里，洪水把路冲断了；那里，塌山又把路堵塞了。路难走，心里又着急，陈永贵头上冒着汗，嘴里喘着气，不停脚地在泥泞〔宁nìng〕中跋涉。

陈永贵大约四十八九岁，紫膛脸，粗眉毛，厚嘴唇，额上布满皱纹。他的身板

① 昔阳县：在山西省。

子很壮实，全身涨满了气力——有人说，陈永贵年轻时候曾和毛驴比赛过气力：毛驴身上放一百五十斤，陈永贵身上也放一百五十斤；毛驴身上再加一百斤，陈永贵身上也再加一百斤；结果是，毛驴压得跌倒了，陈永贵却稳稳地站着。这个铁铮铮〔铮铮 zhēng zhēng〕的汉子，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折磨，就象那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奄奄〔奄奄 yān yān〕待毙〔必 bì〕^①，无声无息。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的巨风吹到了大寨。这股巨风把压在陈永贵身上的封建大山掀掉了。象所有的翻身雇农一样，陈永贵对党的革命事业充满信心，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坚定地前进。土改以后，那些既有劳力又有畜力的硬户头，组成了“好汉互助组”，把那些既缺劳力又缺畜力的老汉娃娃们一律关在门外——这些人都是清一色的贫雇农。

① 奄奄待毙：是说只有一口气，眼看要死的样子。

陈永贵是大寨有名的劳动好手，他没有参加“好汉互助组”，却组织一个“老小互助组”。这个“老小互助组”依靠集体力量，不分日夜地苦干，把“好汉组”比倒了。这个“老小互助组”不单种好了土地，而且培养了人——现在大寨的主要骨干，大部分是“老小互助组”时代的那些娃娃。陈永贵不仅浑身都是气力，而且有着惊人的智慧〔会huì〕、坚韧〔认rèn〕的意志、广阔的胸怀。他真象是从旧社会的泥垢〔够gòu〕里捡出来的一颗明珠，擦去脏污，顿时就变得光彩夺目。十八年来，大寨党支部和大寨农民一起，干出了多少令人敬佩的成绩！大寨把七条沟八道梁一面坡都修成好地了；大寨的山坡上种活了数不清的果木树；大寨的粮食亩产由一百四十斤，提高到七百七十斤；粮食总产由十一万斤，提高到五十五万斤……大寨的土地变得整齐好看了，大寨党支部书记脸上的笑纹也多了。但是，七天

七夜的暴雨，把陈永贵脸上的笑纹都冲走了。

大雨开始那天，陈永贵正在城里开县人民代表大会。四日上午，大队长贾〔jiǎ〕承让还给陈永贵来过电话，他说：社员贾承保的窑〔摇yáo〕洞已经漏水了，动员他搬家他不搬，还骂人呢！陈永贵说：他不搬，抢救队就替他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社员群众的生命。四日夜晚，电话不通了，雨却越下越大。陈永贵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六日，人代会闭幕了，陈永贵冒着大雨跑到河边：松溪河象发了狂，又是吼又是叫，满河满沿的洪水，波涛滚滚，汹涌澎湃〔朋派pēng pài〕^①。七日，还是过不了河。八日下午，在好几个水手的帮助下，费了好大劲才渡过了河。

社员们怎么样了？牲畜怎么样了？土地怎么样了？窑洞和房子怎么样了？……

陈永贵越走越热。他脱下布小褂，随

① 澎湃：水浪冲击的声音。

手把它甩〔shuǎi〕到肩上，又摸下头上的毛巾，擦了擦汗水。过了武家坪〔平píng〕，闪进了大寨沟。越离村近，心里就越急。拐了一个弯，陈永贵看见了大寨北口的那个小小观音阁〔格gé〕——观音阁依旧如故，没有塌，也没有冲走。陈永贵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能跨进村里。走到麻湟〔皇huáng〕沟口，陈永贵忽地站住了。麻湟沟的水库决了口，冲走了一片好地；南崖〔牙yá〕塌了，把上好的玉茭〔交jiāo〕^①苗埋在泥土里；那些没有被冲走和埋没的玉茭，有的被冲得趴〔趴pā〕倒地上，有的被淤〔yū〕没了一半。陈永贵忽然觉得非常累，好象连举足的气力都没有了。他习惯地取下搭在脖颈上的旱烟袋，想抽袋烟，缓缓气。忽然一个念头冲进了他的脑际：“那些社员们怎么样了？”他把旱烟袋又挂到脖颈上，拔腿就往村里走。

还没有进村，陈永贵就望见了西崖

① 玉茭：南方叫珍珠米。

下的那些塌窑；有的窑门被溜坡泥封了，有的还露个黑窟窿〔哭咙 kū lóng〕，陈永贵的心上象浇了一瓢滚油，火辣辣地疼。他停下脚步，定了定神，心想：这可是塌天大灾！庄窝^①塌了，土地冲了！庄窝是几辈子的人住惯了的，土地是用了十几年工夫修好的——土是一镢〔决 jué〕头一镢头刨〔袍 páo〕的，地是一箩〔锣 luó〕头一箩头垫的，碯〔春 chūn〕^②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的。哪个人见了这摊场能不心疼？我心疼，社员们也心疼。他们要抱住我啼哭，我该怎么办？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哭吗？——不能，不能，我要把苦恼藏在心里！我得给大家鼓气！……

陈永贵一进村口，不知道哪个眼尖的年轻人喊了一声：“永贵回来了！”紧接着，大队长贾承让就向着陈永贵冲了过来。贾承让是个大个子，平常精精干干

① 庄窝：房屋和窑洞的统称。

② 碯：用石垒成的地埂〔gěng〕。

的，未曾说话先带笑，虽然当过十几年雇工，却有股书生风度。七天没见面，贾承让大变了：两眼赤红，脸盘又瘦又长，衣服上满是泥污，裤管挽到腿叉根，两条腿上和两只脚上都沾满了泥巴。陈永贵一看见贾承让，心跳得更厉害了，他扑过去拉住了承让的大手，急切地问道：“人



呢？”承让说：“都在。”“牲畜呢？”“也都在。”“粮食呢？”“抢出来了——毁了一些，数目不大。”陈永贵舒了口气，用力握了握贾承让的手，说：“只要人在，牲畜在，粮食在，这就是大胜利！”贾承让看了看陈永贵，激动地说：“永贵，灾情可不小啊！庄窝塌了百分之八十，土地冲了一多半——我到四外转了转，咱那些好地，有的连地基都没有了！”贾承让说到痛心处，眼里噙〔勤qín〕满泪花，几乎要哭出声来。陈永贵赶忙又用劲握了握承让的大手，说：“不要这样——千斤担子都在咱们身上，咱们得给社员撑腰壮胆！——社员们在哪里？”贾承让说：“庄窝都漏得不敢住了，人都挤在俱乐部屋里。”“咱去和大家开会。”他们相跟着往俱乐部走去。这时候，陈永贵才发现贾承让走路有点瘸〔qué〕：“承让，你的腿怎了？”“碰破了。”“在哪里碰破的？”“我也不知道。”

俱乐部的大房子里挤满了人。陈永

贵一眼就认出了梁便良、贾来恆、赵大和、贾进才、赵启福、贾承富这班子老朋友。老伴李虎妮(ní)和儿子陈明珠也在这里。那些老朋友和亲人一看见陈永贵，便激动得坐不住了，这个喊老陈，那个喊永贵——他们眼里闪着泪花，喉咙里象塞了块红炭，楞楞(léng léng)地望着陈永贵，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时候，有几个女人抽抽搭搭地啼哭起来。陈永贵心上象扎了把刀子，泪水一个劲儿往上涌，但是泪水没有涌到眼里，却流进了心里，他强作镇静地笑了。

满头白发的老贫农李喜庆说话了：“永贵啊，你还有心肠笑？看看这摊场——咱们大寨变成大灾了！”

陈永贵说：“灾是不小，可我要给大家道喜！”

李喜庆楞住了，大家也楞了。

李喜庆思谋了好一阵，怎么也翻腾不清陈永贵说话的意思。他嘟嘟(都都dū dū)

喃喃〔南南nán nán〕地说道：“这还是喜事？庄窝塌了，土地漂了，不哭妈妈就好啦，还要道喜？”

陈永贵笑了笑，说：“咱们是要道喜。第一，咱们遭了这么大的灾，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死人，这就是大喜事！人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人就是老本儿，什么江山都是人闹的！第二，咱们遭了灾，可是没有伤了元气。咱们的牲畜没有死亡，咱们的粮食保存住了。有牲畜，有粮食，再有咱们这些人，还怕什么？旧庄窝塌了，咱们盖新庄窝；土地漂了，咱们再修新土地！第三，这场灾要在旧社会，我看咱大寨不知道有多少人寻死上吊、卖儿卖女。大家还记得民国九年吧？那年是旱灾，既没有塌房，也没有漂地，只有四十天没下雨，人们就吃不住了。那时候，我家是五口人，卖了三口，剩下我爹和我，后来我爹也上吊死了，就剩下我这个小长工。如今，我家正好又

是五口人；同样是遭灾，可咱们大队囤〔tún〕着七万斤储备粮，银行里存着一万多公积金；要是明珠闹着要卖他华妮，我闹着要卖虎妮和小闺女，你们大家准要说：陈永贵父子都发了卖人疯啦！”

大家笑了。李喜庆叭哒〔bā dá〕叭哒地抽起烟来。

陈永贵继续说道：“我说这是咱大寨天大的喜事：上有共产党、毛主席的好领导，下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还有咱们大家伙的冲天干劲——有了这三件宝……”

陈永贵还没说完，李喜庆老汉呼地站了起来，接了碴〔茶chá〕：“有这三件宝，咱们敢和老天爷比高低！——永贵，你说吧，现在咱们该干什么？”

陈永贵说：“现在你的任务是：吃好睡好休息好，等天晴了干活儿。”

李喜庆刚坐下，陈永贵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他大声问道：“贾承保来了吗？”

贾承保闷声闷气地答道：“来了。”

陈永贵问道：“你老婆给你生了个什么？”

“小子^①。”

“还住在那老窑里吗？”

贾承保嘿嘿〔黑黑hēi hēi〕地笑了笑，说：“还说呢，要不是承让他们催撵〔碾niǎn〕得紧，全家人都埋进去了。”

陈永贵笑了：“你可不能埋怨承让强迫你搬家，那是我让他干的；你要有意见，可以批评我。”

贾承保又嘿嘿地笑了：“谢还谢不过来呢，哪还有意见？”

陈永贵说：“没意见就好。老婆刚坐了月子，想办法给吃点好的。”

贾承保说：“还吃好的呢？抢闹出来点米面都吃光了，想给她再碾磨点，可全村的碾磨都淋灌得不能用了。”

陈永贵说：“这问题好解决：晚上就

① 小子：就是男孩子。

开咱们的柴油机，用钢磨磨面——咱们先给产妇和病人磨点白面。”

社员大会直开到天大黑。晚上，陈永贵又召开了支部大会。已经半夜了，会议结束，陈永贵几次催撵党员们去找地方睡觉，有几个党员却老“赖”着不走。

陈永贵急躁〔造zào〕地问道：“承让，你等在这里要干什么？”

贾承让指着桌上的马灯，说：“等你们睡了，我要提上灯巡查。”

陈永贵又向梁便良、贾来恆、赵大和他们问道：“你们呢？”

原来他们几个，也是要等着提上马灯巡查去。

陈永贵急忙握住了马灯的提手，说：“你们都在这里睡觉，我去查夜。”

贾承让说：“还是我去吧。”

陈永贵说：“你们已经七天七夜没睡了，再要熬〔áo〕下去，你们是不想再工作了？”